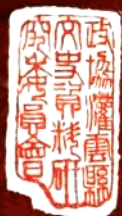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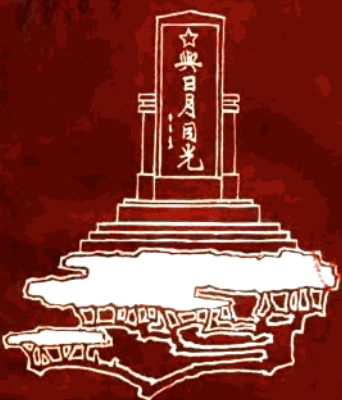


薛雪文史资料
江渭清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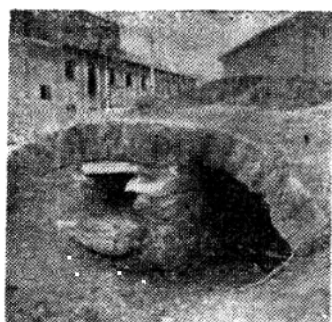
张明烈士



朱环烈士



一九三九年一帆河畔陈楼
战斗参加者陈锡功、陈锡人回
忆当年战斗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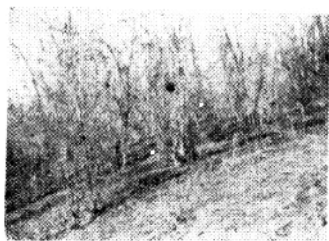
抗战初期板浦东门圩壕边
的防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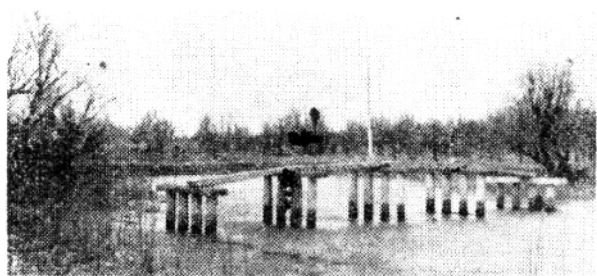
抗战期间编唱
“叹十声”小调宣
传抗日的季万祥老
人



日寇在伊芦山杀害王同生
等人的地方（伊芦山西北角
“石门”偏西南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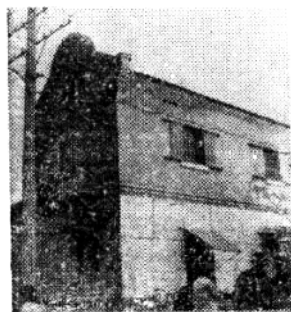


日寇在大伊山杀害马太平等
人的地方（现食品公司屠宰车间
门前）。



毁于抗战初期的板浦秋园，现在只剩下这一座残破的石桥——“龟腰桥”。

日寇在伊山的司令部
(现百货公司职工宿
舍)。



日寇在板浦的司令部
(现中国人民银行板浦营
业所)。

灌云文史资料第三辑目录

- 回忆灌云东部的抗日斗争活动……………孙桂儒(1)
- 回忆灌云西部的抗日斗争活动……………丁大宁(37)
- 抗战初期“海二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潘英(44)
- 抗日战争期间灌一区斗争情况琐忆……………茹燕宾(54)
- 回忆冯庄战斗,悼念烈士英灵……………冯霖(76)
- 一帆河畔的枪声……………史菲 李良璧(83)
- 灌东一区武小园第三次保卫战的胜利……………王庭阶(89)
- 硝烟滚滚话当年……………李长祥(92)
- 朱埏战斗追记
- 兼怀舅父朱万洲同志……………王文龙(98)
- 夜克王圩据点……………孙炳军(105)
- 贺庄遭遇战,刀劈鬼子头……………陈家兴口述 冯家汉整理(109)
- 东杨庄“棉警”杀鬼子纪实……………张永华口述 朱席斋整理(112)
- “剿联军”的末日……………孙苏林搜集整理(115)
- 伊山斗敌记……………刘寡恕 王迎生 陈龙山 傅月山(123)
- 吴春科组织步枪打日本飞机……………余调公(128)
- 小兴庄惨案……………陈如超 王俊玉整理(130)
- 追记南城惨案……………郑世昌(133)
- 日本鬼子血洗吴凤庄……………项开培口述 刘西业整理(137)

鲜血斑斑染山石，悼念亲人热泪流……院永科口述
张开荣整理（139）

日寇在大伊山的暴行片断……蔡 雷（142）

日寇轰炸伊杨公路村庄目击记……杜石安（145）

许家屯和《灌云日报》……孙五金口述
陈 拙整理（148）

我在龙王荡……孙佳讯（151）

慷慨悲歌“叹十声”

——访抗战期间编唱小调控诉日寇暴行的

季万祥老人……陈 拙（156）

日寇时期的“灌云县立初级中学”……茹燕宾（162）

悼念我的老同学陆庆生烈士……朱 俊（167）

怀念抗日烈士朱环同志……吴心荣 朱 云（170）

回忆大哥潘敬尧烈士……潘敬超（176）

缅怀抗日爱国的丁慎之同志……汤星舫 丁大宁（181）

悼念灌云两位抗日女烈士诗二首……隋 野（186）

日伪占领时期的七个伪灌云县长……程炳国（187）

汉奸刘龙飞的末日……孙志俊（194）

魔鬼周法乾兴亡记……杜石安（199）

附录：

“八·一三”上海抗战目击记……张亚冰（209）

《望海潮》词一首……武海楼（222）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诗词十五首……灌云诗社供稿

灌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片断

孙桂儒

概 述

灌东灌西是以盐河为分界的。日军自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十一占领盐河线各城镇后，在盐河以东，北起新浦，南到淮阴，筑起一条公路，进行水陆封锁，灌云即被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灌东即盐河以东、黄海以西、云台山以南、新安镇、响水口以北这块百里方圆、人口约五十万左右的广大地区。

一九三九年春，灌云重建党的组织。四、五月间，东、灌、沐三县合组成立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七月初，三团在盐河线的五里槐伏击日本兵水上运输队获胜。这一胜利，用事实打破了“日本鬼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给“亡国论”以当头棒喝，从而鼓舞了抗日群众的胜利信心。几天后又在公路线的孙老庄伏击日寇运兵汽车，因遭盘据张店的土匪贾锡福干扰而未获战果。贾锡福在我五里槐战斗结束，敌我双方退出战斗后，他“近水楼台”，从水中捞去十多枝日本兵掉入水中的三八式步枪，一夜之间，势力膨胀起来，趁我正在公路上埋设地雷，日本兵汽车到达之前约半小时，贾率队前来阻挠破坏，扬言孙老庄属他包方地，打日本鬼会遭烧杀报复，叫我们到远处去打。贾锡福的一派胡言，受到我三团二营代表田宝珊同志率队严词拒绝。随后，贾又对我盐河东西之交通联系进行干扰。我三团团长沙曙红同志亲自率部于七月上、中旬之

间在灌东胡二庄将贾锡福匪部消灭。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晚，“汤沟事变”发生，我三团团长汤曙红同志遭反动派阴谋杀害。部队星夜西下。此时灌东仅留下我三团二营四连两个班。是年冬，在孙秉惠同志率领下，突袭义泽河桥鬼据点，消灭黄鬼大半个班。一九四〇年春节前夕，我部又于张店街设伏，想趁日本鬼赶年集再度伏击，后因日本鬼未来而告吹。我党我军从它一诞生起，即以一系列积极抗战的行动向人民表明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坚强决心，它是盐河两岸人民抗日救国的坚强核心。

一九四〇年秋，我主力东进，灌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此时灌东虽隔两道封锁线，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小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到一九四三年春，经过多次浴血奋战，从一九四〇年的一个区发展到三个区。这三个区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彻底胜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主力准备东进，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前，我灌云地下党在第二地委正确领导下，一手抓武装，一手抓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党派出重要力量，打算做好徐继泰、徐绥泰弟兄的工作，秉民族大义，争取他们与我共同携手抗日，并向其明白表示，拟请徐继泰的大哥徐绥泰出任我灌云县抗日民主政权第一任县长，同时争取徐继泰武装与我合作，抗日保家乡（徐绥泰原为灌云县第五区区长）。徐继泰原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后为江苏省韩德勤部的常备二旅一个团长，后为旅长。可是，徐氏兄弟将我之诚恳与好意视作软弱，拒绝与我党联合抗日。从此，国民党蒋介石的曲线救国政策与日本人的以华制华阴谋集徐继泰于一身，徐继泰遂成为灌东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灌云的头号汉奸卖国贼。自从日军为缩短战线收缩兵

力以后，我们坚持灌东斗争的主要对手就是徐继泰。抗日战争胜利后，徐继泰从伪和平军摇身一变，又还原成为国民党的商巡总队，成为蒋介石的一名功臣。解放战争爆发后，徐继泰又成为进攻我灌东解放区的急先锋。如今，徐继泰对灌东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虽然已经受到清算，但灌东人民所遭受到的深重灾难，确是难以用笔墨尽书的。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这六年半，加上解放战争中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整，共计八年半时间，灌东一直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又中经两次大突围。灌东人民的苦难，对于今天尚且活着的人来说，似有不应忘记的责任。我现仅就当年灌东的一角（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所接触到的几个侧面略记几点如下，其目的是希望能起一点引玉之砖的作用。

我是一九四三年重返灌东工作的。当年整个灌东只有三个区，地区狭小，又属河网，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大约十万左右。一区经常处于新安镇、响水口敌人夹击之中；二区虽算中心，但东西两面受敌，西边盐河线上碉堡林立，东面小潮河东徐继泰部随时都可越河窜扰；三区东北角的杨家集，常驻伪军一个大队加上其他土顽，西北角大伊山还有日本人驻守，常有一个团或一个营上下的兵力，还有杂七夹八的和平军、黑狗队。二区杨圩和三区王集都属我心脏地带，此时也安上了敌人的据点。

一九四三年五月，灌东工委改组，孙良浩同志接替陈少新任灌东工委书记，还有一位委员李超然同志。以后，于康同志也来灌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到一九四五年夏，李、于二同志相继调出后，一区汪康然、二区封必疏和我三个人一起参加工委领导班子。汪康然为组织委员，封必疏为保卫委

员，我为宣传委员，公开名义是民兵指挥，书记仍是孙良浩。这个工委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撤销。

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我奉命去三联防区（后改王集区）任区委书记，同时兼任联防区主任、民兵教导员。这个区的范围是南起岑池河，北到东门河，西迄盐河，东至小潮河。东西宽约四十里，南北不足二十里，三面临敌，唯南面背靠二区。区委副书记是孙汝高同志，区委委员有孙士锦同志，以后，封坚、周畏瑕、刘庆禄等同志陆续参加了区委领导班子。联防区副主任先后有封辅周同志、张惠李同志。这里的乡一级政权部分是双重政权，我们的乡长和伪乡长同时并存。区委本身没有脱产武装，仅有少量自卫枪枝。对于这两点我很不习惯，开始经常睡不着觉，鬼子不仅有黄鬼黑鬼之分，还有家鬼野鬼之别，土匪头头多挂上伪官的称号，和地方伪顽势力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各有大小不同的矛盾。这个区开始只有石岑、东灌、合成三个乡群众基础较好，有党支部，是我当年在坚持三区斗争的可靠依托，这里属敌伪、匪、顽与我们拼命争夺的前哨，情况够复杂的了。

学会打仗

不学会打仗，是难以立足的，这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感受。特别在这块地区，怎么打法，还得重新学习。孙良浩同志上任不久，大约七、八月间，就设法拔除王集、杨圩两个据点。这两仗我都去了，目的是学习。当时工委两个负责人，一是孙良浩同志，他不仅比我们年长四、五岁，而且大家都知道，从一九三九年起，他一直坚持在灌云盐河东西，这里的大小战斗没有他参加的很少；一是李超然同志，是东海师范

毕业生，在当时算个大知识分子，他不仅年龄较大，且教过书，职业练就他一副师长的稳重和尊严，他习惯用一张白光连纸放在大腿上写报告或写通知。一枝普通钢笔在他手里简直是笔走龙蛇一般，字体圆润生辉，因此大家也很佩服。他虽然只是二十六、七岁人，但一般都称他为老李先生。回忆在战争年代，上下级之间、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气氛，是多么可贵！

打王集陈理中这一仗，虽没能把他全部消灭，陈理中受到重创后突围逃跑了，但却一去不复返。陈理中本是东门河北人，挂个伪军边区游击队长职务，主要凭借他的政治手腕，借助王集附近原土匪朱福玉的力量，到王集来安了一个据点。陈理中所以能够利用朱福玉，因为朱在王集街抓摊聚赌霸山为王时，曾在这里任过区长的何兆文同志想为民除害，派短枪班去打杀过，不料朱福玉身中一弹逃跑了，从此与我结下怨仇。当时陈理中和朱福玉同时筑有两个据点，一个在朱庄南面，一个在王集河北，两下仅隔一里路远，朱福玉的家朱庄距王集也只有里把多路，有几十条枪，算个地头蛇。我一个营同时要消灭这两个据点，是没有把握的，因此，战斗前必须进行分化。这一任务交给天适乡乡长梁茂亭同志负责，因为梁茂亭同志是姓朱的姑爷，只打陈理中不打朱福玉的人情只有交给梁茂亭同志去做。同时，从长远考虑，只有能够争取到姓朱的，不仅梁茂亭同志才能在天适乡站住脚，而且王集附近能为我所有。于是在我们部队刚完成对陈理中的包围后，梁茂亭同志马上派人通知朱福玉叫他快跑，说是老八路来了。朱福玉撤出后不到半小时，我方鸣枪占领，房子没有烧毁，朱福玉对梁茂亭同志自然是感恩不尽了。这晚正在围攻陈理中打得激烈时，从北面朱庄方向正好对我指挥所头直上打过来三排

枪，枪声打得很紧，且有不少好枪，紧口三八式子弹飞过头顿时乱炸，初以为是敌人来的一股援兵，但三排枪声过后，再也没有动静了，且子弹都飞得很高，没有一枪是平射过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时难知究竟。第二天梁茂亭来了才知道，原来昨晚巧得很，朱庄的朱登模，又叫朱训生，原在东辛农场当鬼子棉警队队长，后杀鬼子一个班，携械投奔徐继泰，在徐部赵静波团当连长，这天正好回家给他父亲过七十大寿，遇到此事，他和陈理中也有老世谊关系，不得不放枪以示支援。但枪打得很高，意思是希望陈理中谅解，支援时间来不及，只好枪口说话。朱训生要回来为他父亲祝寿，梁茂亭同志对孙良浩早有回报，但不知道哪一天，梁茂亭同志还掌握朱训生对徐继泰投靠日本鬼越来越露骨抱有顾虑，因他杀过日本鬼子，以后路怎么走法，心里很矛盾。并且请示过孙良浩，打算在朱训生回来时，建议以孙良浩名义送点礼，孙良浩同意了这一建议。所以这一天，梁茂亭同志一面向朱福玉卖了个人情，一面又向朱训生以孙良浩名义送了一笔礼（孙良浩兼灌东办事处主任）。朱训生受宠若惊，旋即请梁茂亭同志敬献报效良策。未久，朱训生专程从响水口据点里回家，由梁茂亭同志作介绍人，在王集附近摆了香堂，向孙良浩递“学生帖”认师，梁茂亭同志在这天晚上又送人情，又当红娘，并且恰到好处。此次战斗使我领略到一次戏剧般的战斗艺术。梁茂亭同志在这一天晚上的做功，比起西厢记里的红娘简直难分上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攻打杨圩伪军薛志信的战斗虽然在二区，但我也去了，那纯粹是学习，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打下，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将其一面紧围，一面又留出一条路，估计他在拂晓时一定突围，便在必经道路上设伏。结

果估计完全正确，一举击毙了薛志信，全歼其部一个中队，杨圩据点被清除。这一经验，我们在解放战争中用于打陈集宋小花据点（四八年），获得十分圆满的成功，只是时间不在拂晓，而在天晚月出之前。

和陈尔兆较量

坚持边区，自己手里没有武装，总是睡不着觉。于是，区委决定，先从各乡抽调一个班，自带枪枝弹药，成立区委警卫班。约经一个月，区委警卫班成立了，我们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大约在七月底八月初的一天，我们区委机关住在孙大堰，下午我刚从乡里回来，机关同志向我回报说，伪乡长顾××派人来通知，陈东园的陈尔兆明天要带人来催公粮，到顾五爹家吃中饭，为避免不好看，叫我们移动一下住到圩东去。我听后强忍住怒火，因为伪乡长指定我们住地的事我还没有遇到过，又追问一遍，确实不错，便问了一句，是通知还是命令？没人问答。于是我就去找书记孙汝高同志，汝高同志听后也火了，大骂陈尔兆瞎眼。因为孙汝高同志知道，这个陈尔兆是王集街东头只半里路的地主庄园陈东园的地主少爷，干过几天八路，因吃不了苦，要求回家，得到灌东前任工委书记陈少新的默许，接上了一个伪军边区游击队名义，初为保家，只几个人几条枪，也送过几次大伊山方面一般情报，自称家鬼。后来野心越来越大，发展到三十多人枪。起初自己吃自己的，后来远出十里以外武装催粮了。他仗着和我灌东办事处副主任陈东明同志是族中堂兄弟，大言不惭，根本不把我们区政府放在眼里。要教训他一下，但我们只有一个班，敌人一个排，要取胜必须打他个出其不

意，并力求打出好的结果，努力避免“黄狼没逮到，反落一身臊”。这就需要调兵遣将，但又必须不露声色，不能走漏消息。孙大堰到后顾庄只一里之隔，伪乡长顾××的耳朵长得很，于是我们就去找石岑乡中队长孙汝贤同志，孙汝贤和孙汝高是堂兄弟，混名“大憨”，能团结附近十几条枪，算是一方小实力派。他本身是中农成份，要送一大车粮食给陈尔兆是很不乐意的，我们去联合他的力量，一拍即合。第二天拂晓前，我要孙汝贤同志秘密占领后顾庄西南角小李庄的一个小炮楼，那是唯一的制高点，他的全部队伍不足十人，约好由我率警卫班从东面进攻，形成夹击之势。约十时左右，一支身穿黄狗皮头戴大盔帽的队伍从王集方向来了，虽然只有三十多人，却拉得很长，可谓浩浩荡荡，好不威风。敌人刚到顾五家拿烟倒茶，我们就开始从孙大堰跑步出击，进了圩门，敌人才发觉，马上把铁栅栏门一关，对峙起来。我警卫班人虽不多，但管用得很，一面堵住前大门，一面派人上了后墙头，把后门也堵住了。三十多敌人只好全部畏缩在几间瓦过道里，欲打不救，欲逃无门，我们喝令其缴械，敌人不肯。双方对峙约十分钟，鬼乡长顾××从家里出来直奔圩门口，一边跑一边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呀！都是一家人，昨天不是打过招呼吗？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呀？”一路指责到我面前。我问明这就是伪乡长顾××，实在忍不住满腔怒火，飞起一脚，将他踢倒在地，随即反绑起来，吊在一棵树上。这棵树正朝顾五家大门口，故意让敌人看到。敌人眼见认真了，紧张起来，想抵抗又展不开兵力。不一会，里面喊话叫道：“不要放枪，我出去说话。”我们答应了，铁栅栏门一开，走出一个人，身穿崭新黄狗皮军装，头戴大盔帽，腰挎一枝十七道渠明头手枪，若在平时他一定神气十足，

现在只好恭恭敬敬立正自报他是排长，名叫陈汝杰，是陈尔兆队长派他来的，陈队长没有来。我们警卫班没等他说完，上去一把就将手枪缴了下来，拉上顶火，对准陈汝杰的脑壳，说声：“好，那你下命令缴枪吧！快下命令，里面不缴枪就先枪毙你。快，限你三分钟！”陈汝杰还想再声明什么，我们班长斩钉截铁地说：“先缴枪后说话，不缴枪你就不想活命！”陈汝杰没法，只得向屋里说明利害，大约不到十分钟，屋里才将枪从栅栏门里一根一根扔出来。这场较量从发起进攻到全部结束，时间没超过一个小时，没放一枪，当然也无一伤亡，缴获一支小手枪，三十枝步枪。三十名俘虏令其立即滚回去，只留陈汝杰，经一小时说理教育后放回。较量结束了，但事情并没完，估计办事处陈东明副主任一定要来要枪。不出所料，第二天东明同志来了。我们向他说明，陈尔兆有意混淆敌我界限，想把我根据地变成鬼子天下，表明他要死心踏地当汉奸了。同时，如果我们不打他，鬼子就要杀他，说他通八路，否则怎么能全副武装在大白天开到民主区政府旁边来吃中饭呢？东明同志听后完全同意我们的看法，并称赞给他这个耳光打得好，教训他一顿完全必要。随即又提出枪枝问题，我们答应全部发还，一根不留，因为我们研究，全区都属两面政权，敌强我弱，坚持斗争立场，但还需麻痹敌人。我们请东明同志教育陈尔兆，要使他知道我们打他不是为了几枝破枪，而是打他不知天高地厚，只要陈尔兆向东明同志写个检讨书，明天即可派人来领枪，但不准穿黄狗皮来，只准穿便衣，用小车把枪推回去。东明同志是忠厚长者，他回到陈东园，把陈尔兆骂得哑口无言，陈尔兆随即派人来要枪，我们把枪如数退还。待小车子推走后，我们估计东明同志还要来，这是因为警卫班同志听说枪要逼

还，一夜没睡，把六、七枝好枪的小管子、拐球全都换了下来，枪外壳是原来的，内容不同了。对于警卫班的这一行动，我们是默许的，因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他有理，枪枝发还有节，如果不换几根好管子，利就没了，三原则就变成两原则了。况且陈尔兆是黑鬼队长，黄鬼子是不打他的，我们打他一下，枪又发还了，还有谁能打他？只要有枪能混官就行了，要好枪有什么用呢？好枪到我们手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陈东明同志第二次来时，我们把这个道理一说，东明同志完全赞成，不仅不提换枪，还自报奋勇去教育陈尔兆做人。从此，陈尔兆这位官迷少爷，羞愧得无地自容，跑到靠近大伊山的四大门去了。

这次较量，其胜利还不仅只在这六、七枝好枪，石岑乡的伪政权摧垮了，伪乡长被一吊一绑，威信扫地，不干了，别人也不敢出来干，一个中心乡从两面政权变成一面政权了，群众不再向鬼子纳粮，情绪活跃起来了。

痛打落水狗张庆余

一九四三年十月初的一天，我们住在官沟圩东顾野场，接到一个伪乡长送来情报，说第二天杨家集敌人要倾巢出动，下来扫荡，还有五十个黄鬼子配合，到方二庄吃中饭，建议我们机关移动一下，住到圩西去安全。口气是建议，比陈尔兆聪明些，实质一样。敌人要我们住到圩西去，否则后果……我们分析了一下，五十个黄鬼子是真是假急需查明。既有黄鬼子下来扫荡，能把到哪里吃饭告诉你吗？这里有漏洞，而且不多不少五十个，这更有可能是假的，但就是假的也要当真的防，于是，我们一面派出专人了解杨家集到底有没有黄鬼子